

直未下雨, 天气干旱, 情况尤其严重。一是村民对梯田的维护修理投入不够, 水渠功能丧失致不能正常供水。解决后一方面的问题在于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解决前一方面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统计数据来看, 哈尼梯田遍及全县 14 个乡镇, 面积 19 万余亩, 分布面积达 2000 多平方公里, 分布海拔从 170 公尺到 1980 公尺, 要对这么多的梯田进行全面保护是十分困难的。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说, 越是高海拔的梯田越能体现“山有多高, 水有多高”的哈尼梯田特点, 越能体现哈尼人民的智慧和勤劳, 越具遗产价值。从景观审美的角度说, 规模越大, 越是从山脚到山顶集中连片的, 越壮观, 越有震撼力, 越具景观价值。因

此, 哈尼梯田的保护要有重点。正是看到这一点, 所以州、县政府已经作出规划, 确定将多依树片区、坝达片区、牛角寨片区、猛品片区共 132 平方公里纳入重点保护范围, 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在此基础上, 是否还可以根据海拔高、规模大的原则, 再突出几个更为核心的区域, 实施刚性的保护。比如, 政府的工作重点要放在这里, 必要的财政经费要投到这里等。其余地方, 则应该因地制宜, 或改作旱地, 或退耕还林, 以扩大植被面积, 更好地涵养水源并改良景观。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主要从事民族文化、文化产业研究。)

# 村民参与开发是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章建刚

红河哈尼梯田极为秀美, 又极为壮观, 是真正世界级的文化景观遗产。红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和元阳县委县政府为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及地方经济社会文化跨越式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成绩显著, 申遗的进度正在加快; 相信不久的将来, 这一人类农业文明创造的伟大景观将当之无愧地登上人类遗产名录。

建立人类遗产名录是为了永久保存这些珍贵的遗产, 而有些遗产项目却在获得它的荣耀后便迅速地衰落, 甚至被人为地破坏了。这就要求人们在申请进入遗产名录之前未雨绸缪, 更深刻地考虑这些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类许多遗产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经济状况拮据令当地政府难以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因而通常的做法是将保护与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用遗产展示获得的收入支持保护行动。然而这还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在于“第一桶金”从哪里获得。

今天我们可以设想资金的很多来源: 公共财政、商业借贷、村民募集、私人机构(公司、企业等), 或许还有各种基金。但遗产地保护所需资金数额大, 风险高, 因而许多可能的措施都变得不现实。相信经过不少努力, 包括上级部门的牵线搭桥, 目前元阳县与有关企业合作, 并开始修建各种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梯田遗产地的保护

与开发工作终于开始启动。

应该说, 各种方案都不会完美, 都有缺陷。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哪些缺陷从一开始就应竭力避免。在不同方案中既要比较哪个方案的利大, 也要比较哪个方案的弊大。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三思而后行, 如果利最大同时可行性最大但弊病也最大, 这个方案或许将被放弃。弊病大就是没后劲, 缺少基础, 就是难以为继, 就是短期行为; 最终将导致资源破坏或重复建设。因此应竭力避免。

现在让我们作一个比较。目前的方案是商业机构的参与。通过对最佳观景地点的土地征用, 景区被封闭起来收票, 景观也相对被垄断。当地居民慢慢也看到了商机, 但已经被排除在外, 因此分散地在景区门外寻求生意, 纠缠旅客、出售劣质产品、提供不规范的旅游服务, 甚至截留客源, 等等。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国内很多旅游景点都有类似场面。通过对门外市场的整顿, 情况也许会好一些。还有一些地方, 当地村民被吸收到景区就业, 但只能占据一些保安或保洁之类的低技能和低薪金职位。现在对于哈尼梯田景观遗产地而言, 情况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大面积的哈尼梯田景观的存在要求哈尼人世代的稻谷栽种, 而且是难以进行大规模产业化、机械化替代的人工辛勤栽种。如果开发后一

系列利益不能很好协调,那么水田的栽种就可能被放弃,梯田景观就会不复存在。哈尼人也会到城里打工,因而山寨会变得凋敝。哈尼村民在遗产地开发过程中被边缘化将会导致其村寨和整个文化遗产的“空心化”。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三农”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新农村建设”问题。我们并不怀疑政府将会长期地担负起引导、协调、统筹、说服的工作。但问题会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商业机构要求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而政府的利益和商业机构的利益已经捆绑(有股份),因此它怎么做才能体现中立和公正呢?

另一个模式是现在就将发展和参与工作的重心向哈尼村民倾斜。政府总要投资,总要做工作,那么在商业组织和村民之间可以有选择,有权衡。目前村民的素质显然偏低,受教育时间短,缺少商业传统,因此不会自发地进行高水准的开发操作。但我们不能假定农民永远是农民,不能假定除了人民公社就不会有股份制的商业合作形式。我们因此可以设想一个更多由当地哈尼族村民自己来主导的发展模式。

如果当地政府能引导、支持哈尼村民(也可以是其他少数民族村民)组织成股份制的公司,为游客提供较为舒适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服务:餐饮、住宿、导游、展演、少数民族旅游工艺品甚至交通、通讯、金融等等。也许这时我们并不需要修建以垄断景色为目的的景区景点,而是让游客在一个更广阔、更自然的民俗生态区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深度旅游;遗产地的经济收入来自高质量、多元化的旅游服务业。这并不是一种只允许当地哈尼族居民进行的开发模式。旅游市场是开放的,可以有外地的资本和旅游企业进入。但组织成商业机构的哈尼村民将在进入旅游市场时有较强的竞争力,也提高了当地旅游服务的进入门槛。

更为重要的是,哈尼梯田作为人文景观遗产、作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景观对当地哈尼族居民的有效、实质性参与有强烈的依赖。如果哈尼人可以在旅游开发当中分享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拥有更多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他们在外地受过更高教育的新型人才愿意回到故乡创业发展,那么他们不仅会更内行地管好梯田,更会有一种内在的动机把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带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去。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是我们更值得去尝试、去追求的。

应该看到,今天的哈尼人通过现代通讯技术的应用以及自身的实践,对现代化的前景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有着强烈的发展和致富的动机,有着较强的公平和法制意识。哈尼社会经过

了多年的民族地方自治的尝试,同样经历了三十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过多年村级直接选举的民主制度实验。并且所有这些经历都与其传统文化、传统的伦理习俗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引导哈尼人更多地参与遗产地的开发 and 市场竞争,并不是一种过于超越历史条件的空想。而如果能这样做,政府也会获得其作为公共部门的更恰当位置。我觉得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现在我们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一、上面两种模式是绝对对立的吗?二、哈尼村民成了股份公司成员,他们还是“农民”并愿意去保存一种源自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吗?

第一个问题,尽管我们为了理解的方便,把两种模式鲜明地区分开来,并明显地倾向于第二种模式,但我们深知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国一个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的解决要面临多少困难!我们决不对任何一种模式持绝对批评的态度。相反我们承认,“发展是硬道理”,“条条大路通罗马”,能起步就是正确的。并且我们也认为现实有自己的多种表现形式。两种理论模式之间也许有许多种现实的过渡形式、相结合的形式。两种模式实现转换的机遇更是俯拾即是。当前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较弱,后发地方的政府发展起步的财力相当紧张。因此能招商引资,吸引一些大公司的介入实属不易;而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实际投入,外来商业机构也惧怕风险,因此采取合资方式也是无奈。只是长远看,政府毕竟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因此要设法适时退出市场。两种模式的平稳转换是现实中的辩证法。哈尼村民实质性地参与到遗产地的开发进程中去才是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方向。

第二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身份会转变成“市民”,但通过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我想来说明梯田景观得到长期有效保护的可能性。

很多民族学家正确地认为,哈尼梯田的存在与他们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而梯田及梯田的耕种又与哈尼人的文化习俗、史诗神化等密切相关。这里有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层面:景观、耕作技术、文化习俗。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事物之间环环扣死,要梯田景观就不能让哈尼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哈尼人有发展道路的选择权和文化再创造的权利;哈尼人要保存梯田景观那一定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做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尊重哈尼人的各项权益是所有文明人所应秉持的基本伦理准则,而为了

自己有景观欣赏就希望哈尼人永远不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事实上,保护作为有形或物质遗产(tangible heritage)的梯田与保护作为非物质或无形遗产的农业技术与生活方式通行的是不完全相同的伦理原则。<sup>①</sup>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分析去发现当哈尼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以后梯田景观仍可被完好保存的可能方式,发现在上述三个层面的事物之间有着足够张力承受哈尼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从符号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梯田景观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是哈尼文化及其耕作技术的表征或符号的能指层面。而这个符号能指的持存蕴含却并不束缚其农业技术的更新,如在籽种、土肥、栽培、植保或农机方面的变革;这一能指及其直接所指(农业技术)蕴含而并不限制其生活方式及精神文化等深层所指的创新与再创造。<sup>②</sup>具体地说,在梯田景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人们运用的农业技术可能发生变化;栽培品种、产量、米质可以发生变化;在与梯田景观相匹配的哈尼人蘑菇房的外观不发生严重的变化的情况下,其建筑材料、采光、通风以及整个居住质量可以有极大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梯田景观不变的情况下,哈尼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不断发展进步;哈尼人可以建设起具有城市化内涵的幸福“新农村”;传统的哈尼文化可以获得新的阐释与现代表现形式。

如果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能走上这样一个可持续、更和谐的道路,人们也许不必过多关心它是否得到国际机构所授予的称号;人们只是被它的美及美景后面深刻的人文内涵所吸引。名与实相比,实更重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文化发展理论研究。)

# 红河哈尼梯田:申遗中保护与发展的困惑

史军超

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项目启动至今已第十个年头,十年中,保护与发展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政府不同部门及各届人士议论蜂起,困惑莫解,乃至成为影响申遗的一大瓶颈。笔者作为红河哈尼梯田申遗专家组组长,十年来未曾有一日松懈过对梯田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曾借各种机会陈述过自己的意见,综其如下,以讨教方家,并给实施申遗工程的红河州、元阳县政府参考。

## 一、世界遗产在召唤红河哈尼梯田

我是红河哈尼梯田申遗的提出者和论证人,从1995年开始列为我的主要调研方向至今的十四年中,对申遗成功的信心,未有一刻动摇,理由是红河哈尼梯田申报的是“文化景观”类型世界遗产。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遗产类型,它不同于“文化遗产”对文化的倾情关注,也不同于“自然遗产”对自然的格外垂爱,而着重在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大自然达成的和谐与平衡关系,强

调的是人与环境的共荣共存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界遗产,标志着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因而联合国更看重、更支持“文化景观”的申报。

红河哈尼梯田正是这样一个遗产。

在哈尼人来到哀牢山之前,这里的生态是纯自然的。由于典型的立体气候,水份从低纬度江河中蒸发升空,到高山区化为降雨洒落在原始森林中,形成无数溪泉瀑布龙潭,沿沟沟箐箐下泻入江河。哈尼人来到后,首先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挖筑大沟,把下泻之水悉数截流,然后在大沟下面安寨子、开梯田,引大沟之水灌溉梯田,水又沿层层梯田下注入江河,再蒸发升空,如此往复循环。十年前,笔者根据水的流程将这一生态系统概括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即以此一理论作为主要依据。后来笔者又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红河哈尼梯田是中国人工湿地经典”,更提升

① 参见章建刚、王亮等:《山西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保护民间音乐遗产的特殊性与特殊的伦理要求”(第98-104页)。

② 参见章建刚、杨志明:《艺术的起源》,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七章:艺术的基础:历史与逻辑的转换”(第235-282页)。

的同时,也带来商业化冲淡了古城文明,纳西人搬迁出城出现“古城空城计”的危机。因此在开展旅游业的时候,应该格外强调对梯田和哈尼文化的保护,并以此为设计旅游线路和设施的前提。这就是“世界遗产旅游怎么管理”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开会,研讨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业二者关系的问题,笔者参加过 2001 年 10 月在丽江召开的该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管理第五届年会,会上,来自二十二个国家的 400 多位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提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模式,这经验和模式都可供参考。

目前,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核心区出现了一些破坏了哈尼梯田真实性、完整性,危及到申遗成功的问题,除前面提到的在“老虎嘴”架钢桥、安大理石栏杆外,许多牌楼、建筑与哈尼传统文化完全不符,尤其是大量民居住房已由传统的蘑菇房改为水泥房。这种种问题的发生,是由对保护与发展二者关系认识的不正确和处理的缺乏智慧与技巧造成的。

为了促进申遗,笔者参加了最近由云南省社科联组织的专家考察组,并提出八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其中第八点是笔者近几年多次调查形成,并于 2007 年正式向元阳县政府和州梯田管理局提出的建议,这就是缩小申遗核心区(不做为旅游的重点,进行严格游客数量的限制)范围,并调整其结构。

目前核心区有 93.8 平方公里,分勐品、坝达、多依树、牛角寨四大片区,这样范围太大,保护成本太高,而且前三片区连在一起形成一大板块。范围大、板块结构,导致保护成本太高,保护效果

不佳,甚至会造成因保护不力,达不到申遗要求,而使申遗失败。建议以上四片区分点进入核心申遗范围,各点也不连片。如各片区只选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几个村子,这样总共有一、二十个村子,每个村子均严格按照哈尼族古规古理的要求设寨神林、建蘑菇房、安分水木刻、村民一律穿民族服装,梯田农耕生产、生活、宗教礼仪等等各方面,一依古制(除蘑菇房内部可改造得宽敞明亮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外)。核心区不开展旅游业,更不作为旅游重点。核心区外围设缓冲区,可进行适度旅游,缓冲区外再设幅射区,着重发展旅游业;形成核心区、缓冲区、幅射区的三层申遗结构。核心区严格保护,缓冲区适度开发,幅射区着重开发,以此解决点与面、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对核心区因严格保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政府 and 利益相关者(如重点旅游区)予以补偿(关于此条,笔者另有详细意见呈报红河州政府,此不赘)。

红河哈尼梯田是一个公认的、具有巨大价值的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笔者相信,它的进入世界遗产行列是可以期待的。只要我们端正理念,运用智慧,加强努力,申遗成功的日子将很快到来。

(此文写于 2007 年,原文有 2 万多字,这里只节选部分。2008 年元阳县梯田旅游节期间,《云南日报》曾专版刊载过部分内容)。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红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组长,文化人类学家。)

〔责任编辑:燕妮〕

## Remarks on the Application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Hani Paddy- Rice Terraces

**Editorial Notes** In Honghe Hani and Yi Ethnic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there are thousands of acres of paddy- rice terraces, making a spectacular and distinctive agricultural eco- landscape. The paddy- rice terraces have been built by the wise and creative peopl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climate. They are the rare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Hani people as well as the living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shared by all. In order to popularize the culture of the Hani paddy- rice terraces throughout the world, 2001, in charge of application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Hani paddy- rice terraces. It is hoped that these endeavors will contribute all the more to the well- being of the local people. In China, the Hani paddy- rice terraces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preparatory programs applying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March 2009, at the invitation of Yunnan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expert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Yunna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and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ent to the core zone of Hani Terraced Fields in Yuanyang County, Honghe Prefecture, starting investigations in favor of the application work. The experts have provide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paddy- rice terraces and on the task of application. Their ideas are presented here to arouse wider attention and to be in memory of the fourth “Cultural Heritage Day” of China.